

誤入「桃花源」——漫遊大坑

HK人與事 殷楚紅

相信問起大多數人從天后到銅鑼灣會經過哪裏，回答都會是沿着高士威道、怡和街、軒尼詩道差不多就到達繁華的商圈。模糊的「城市印象地圖」裏最顯著的應該就是橫跨兩個港鐵站的維園和造型頗為折衷的香港中央圖書館了。然而一次漫步中，無意間從天后站附近的銅鑼灣道入口一拐而入，於是自己也有幸成為「誤入桃花源」的陶淵明，得以在大坑這一有着百年歷史的地區信步漫遊，感受不一樣的都市氛圍。

查閱史籍得知大坑原是香港島的一個百年古村，因本區一條很大的大坑明渠而得名「大坑」，明渠當時連通維多利亞港，現時維園一帶填海區在當時還是汪洋一片。在發展過程中，便利的連鎖店、吸引城市潮人打卡的文創小店、咖啡店逐漸取代多數街坊氣息十足的生果舖、電器舖和家族經營的雜貨舖。很多人憂心這種城市更新潮流下社區人情味的消失，但真正走在這一街區，哪怕昔日的建築實體早已不復存在，但在其空間格局、街道網絡以及生活氣息中依稀感受到歷史的餘韻。無論是堅守於此的居民抑或是新遷入的潮流青年，有人參與的歷史便是活的歷史，每一代人都會對這一區有自己的理解和體味。

走在銅鑼灣道上，忽明忽暗的天色竟

是因為街道兩側不時出現的巨大榕樹冠偶爾相接，令人「不辨晝夜」。街道一側雜糅分布的各式小舖風格各異，一家西式風情十足的小酒館旁是一家看起來就「歷史悠久」的物料公司，入口開放式的吧台和香港舊式鐵閘門僅半米之隔，像是出自某解構主義大師的城市拼貼畫。目光忽被一幢白色的充滿現代主義感的建築吸引而進入蓮花宮東街，不寬的道路兩側排列着高層住宅樓，仰頭直至九十度才可見輪廓曲折的一線天空。然而「初極狹，才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在一座紅磚建築的盡頭，眼前一片開闊，綠意盎然，山澗水道湍急的水流潺潺作響，台地上兩隻中式涼亭「伏地而坐」，古樸沉靜。穿過蓮花宮公園，正要拾級而下，又見一棵「野蠻生長」的榕樹妖嬈而立於一側，樹根幾乎垂直生長在兩米左右寬小巷一側的石牆上，樹木上半部卻斜向對面建築的二層平台，不知是為了更多的陽光還是養分，它選擇在彼岸落地生根，扭曲道勁的枝幹倔強而韌性十足，竟有幾分人的性格。

站在大坑的主街浣紗街，一排排七層為主的舊式唐樓出現在眼前，舊唐樓上層為居住空間，首層主要是沿街商舖，商舖前整齊齊分佈着一排鐵皮屋小舖，淺黃、亮藍、深綠……各式顏色令整個街道都明麗



◀橫跨小巷的斜生榕樹。 作者供圖

起來。傍晚時分，鐵皮屋小舖收工，餐飲街舖則充分利用唐樓上部出挑空間和鐵皮屋伸縮頂棚共同形成的半開放、半私密的人行道作為戶外餐飲區。設想坐在此地，品嚐美食、暢飲美酒、兩三友人、晚風習習、好不自在。主街一側是若干平行布置的次街，每條街的名字的背後都有一個小小的歷史故事：書館街得名於創辦於一九〇九年的收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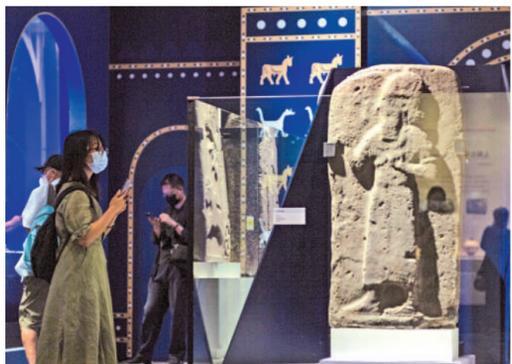
貧窮子弟讀書的義學；施弼街得名於港英時期曾擔任新界土地辦理註冊地政官的公務人員Bruce Shepherd；京街的英文名雖是King's Street，卻和英皇道（King's Road）不同，因為它源自港英時期曾任消防隊消防總長的Thomas Henry King的人名……

一個一百五十多年前的客家村落，一條條縱橫交錯、中西交融的街道，一幢幢飽經歷史滄桑演變的舊式唐樓，一間間傳統和現代激烈碰撞又和諧共生的舖頭，一個自我更新、不斷生長的社區。「隱匿」於銅鑼灣和天后之間的大坑，美如桃花源。

邂逅·美索不達米亞

國家圖書館（國家典籍博物館）現正舉行「邂逅·美索不達米亞——敘利亞古代文物精品展」。該展覽匯聚了來自大馬士革國家博物館、阿勒頗博物館等九家敘利亞博物館和三家國內博物館的一百九十六件（組）精美文物，展示中敘兩國歷史上的文化交流和貿易往來，展現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傳統友誼。圖為觀眾參觀阿勒頗博物館藏鐵器時代人物浮雕。

市井萬象



中新社

軀幹之美

我在《軀幹》面前震驚、戰慄、感動、心悸，那僅僅是人體的一段軀幹，上身無頭無雙臂，下身自膝蓋以下無腳無腿，但站在他面前時，能感到那殘缺的身體裏似有生命在湧動，有熱血在循環，每一塊肌肉都在迸發。當米開朗基羅站在《軀幹》前面時，幾乎被《軀幹》的藝術力量所征服。他頌揚《軀幹》那種美的力量能征服一切人。教皇尤里烏斯二世命他為《軀幹》補上失去的一切，但米開朗基羅拒絕了。「他已經美得無以復加，任何改變和補充都是徒勞的，畫蛇添足的。」

《軀幹》之美在於喚起人性的同心想像，激發人的歷史感，滄桑感，使命感，是一種獨特的美。文藝復興後的藝術家、美術家，尤其欣賞《軀幹》之美，殘缺的美，破碎的美，扭曲的美，毀壞的美。

在美國大都會博物館，珍藏着一個殘缺的雕塑，那是一張殘缺的臉，而這張臉無眼、無頭、無鼻，只有一個嘴唇，而那唯一殘存的嘴唇，彷彿還有生命，還充滿着生命的溫度，還有血液在流動。

在意大利龐貝古城的入城處，有一張殘破而碩大的青銅人臉；在落日殘照之下，整個殘缺的臉彷彿還在時時慘叫，時時痛苦，時時呻吟，只望一眼，能讓人牢記終身。它因殘缺而造成的藝術衝擊力遠遠大於完美，給人留下遐想空間。每一個人都可根據自己的感受和理解去創造新的藝術再生的。

而東方人不同，中國人不同，地域、歷史、文化的不同，產生不可撼動的審美觀、藝術觀、世界觀。



閒話煙雨 白頭翁

中國可以增其美、增其善、增其全。中國，有千手千眼佛，有千手四方佛，即有四顆佛頭。即使有了「殘佛」，也不能堂而皇之的「面眾」，講究要「補齊」「補全」，那不但不是審美的觀念，宗教的力量，也是藝術的影響。自古中國民間民俗都追求「全」，「十全」「萬全」。《紅樓夢》初現時，只有八十回，是一個殘本，後世的高鶚續寫了後四十回，再以後又有《紅樓全夢》《紅樓後夢》《紅樓再夢》都想把紅樓夢做得圓圓滿滿。

山西太原蒙山大佛，是北齊時代的石刻大佛，但在元朝時，蒙山大佛遭到嚴重破壞，佛頭遺失。自元始，整整找了七百年，佛頭仍沒有找到。十幾年前，終於從北京請來專家，根據古籍和石碑上的描述，重新造了一個佛頭。蒙山大佛才對外開放。人們覺得有了頭的大佛像才美、才莊嚴、才肅穆、才完整，才是善男信女心中的佛。當然也有例外。

美國洛克菲勒家族是熱衷於收藏的，這個家族引以為自豪的是收藏有大批極珍貴的亞洲雕塑。其中有一尊唐代漢白玉立姿菩薩像，但卻無頭。通高一百八十點三厘米，華麗瓌瑯，雙手殘缺，長裙輕薄柔軟，帔帛繞身，娉婷腰肢。無頭無臂，卻那麼美，赤腳踩在蓮花上；裸露小腹，光澤平滑，肌肉感極強。一九三五年在倫敦參加「中國藝術國際博覽會」上，被一致公認為中國傳世之最美的雕塑作品，足以和最佳的希臘雕塑媲美。引人思考的是，當年這尊美人雕，因無頭無臂，一些藝術界的收藏大家因其殘缺而搖頭。

不把《軀幹》認為美的人，應該是不懂得真正的美。（上）



文化經緯 吳捷

優秀的媒體像一座舞台，有胸襟海納百川，有膽識獨樹一幟，給記者、編輯施展才華的寬廣空間。它也應如一枚運載火箭，將作者發射到未知的領域，推送入自由的維度，激發其潛能，振奮其精神，因緣際會，成就傳世之作。一家報館，兩個甲子，現代史中的大公報舞臺繽紛，維度多元，作者群星璀璨，健筆縱橫。

許多記者、作家、畫家的事業從大公報啟航。蕭乾愛好文藝，自覺生活經驗太淺，遂選擇新聞業體驗人生。一九三五年七月加入天津大公報編輯「小公園」，總經理胡政之讓他放手改版，又派他去魯西報道水災，去滇緬公路工地採訪。胡政之如圍棋大師，善於縱觀全局，於不經意處布一着先手。他看出歐洲大戰一觸即發，採訪機會千載難逢，極力勸說並資助蕭乾赴英。蕭果然在歐洲大顯身手，躲空襲，寫通訊，開大公報倫敦辦事處，隨反攻盟軍經法入德，採訪波茨坦會議、紐倫堡審判，還在劍橋大學讀了兩年英國文學。大公報成就了蕭乾的記者事業和日後的翻譯生涯。

蕭乾去魯西是與畫家趙望雲同行。蕭乾自傳《未帶地圖的旅人》回憶，趙氏出身貧寒，不忘農村，彼時正為國畫尋找新方向，此行正實現其理想：「反映民間疾苦，用國畫為飢民呼籲。」採訪圖文刊發後大批捐款匯到報館。趙望雲此前已與大公報合作愉快。一九三二年他去冀南以百姓生活為題材寫生，次年大公報為他開設「農村旅行寫生」專欄，連載十五輯共一百三十幅。翌年報社又請他去塞上作畫，匯編為《趙望雲塞上寫生集》。大公報為趙望雲的探索和理想提供了機會。

與蕭乾加入大公報同年同月，范長江從成都出發，開始他後來轟動全國的西北旅行。范此前欲去鮮為人知的西北探險，刊登啟事尋求資助。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早已賞識范的才華，聘其為報社特約通訊員，助其成行。范長江於川西、甘肅、青海等地行走六千餘公里，所寫通訊於大公報連載後輯為《中國的

長河浩蕩 俊采星馳

西北角》，風行一時，至今仍為考察西北史地、民族、民生的經典。

舞台、火箭需加以作者的才學，方可成就傑作。蕭乾為自己的通訊合集《人生採訪》自序說，他的野心是「把新聞寫得有點永久性，待時過境遷後還值得一讀。」什麼樣的通訊有「時間防腐劑」？好通訊首先應是好文章。一味白描情景，失之膚淺；堆砌資料名詞，徒增人厭；空發議論感慨，難免乏味。須有才、有學、有情，情由景生，論因事發，文字清俊，邏輯明晰，氣韻和暢，學識與趣味交織，淵博共幽默相濟，圓美流轉，方為佳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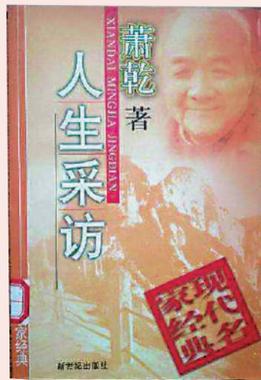
蕭乾的《魯西流民圖》、《血肉築成的滇緬路》於苦難百姓群像中選取數幀，以悲憫之心勾勒出人民的淳樸和犧牲；歐洲通訊《虎穴的衝擊》論開闢歐洲第二戰場的意義；《瑞士之行》不寫湖光山色而探討瑞士繁榮之因，以資參考；《紐倫堡訪獄》因見美國黑人土兵，敏銳預見到「如何使走出國門的黑人回去仍甘受歧視，是一嚴重問題」（十年後美國民權運動勃興，要因之一即黑人退役軍人的不滿）；《從德奧沿意瑞邊境到巴黎》寫戰後百萬美軍士兵滯留歐洲，讚賞軍方為之提供教育和健身機會，並痛出法國虐待德國戰俘内幕。他挖掘、思考，出之以文采，使作品有了超越時間的魅力。

范長江西北通訊文白交融，論述波瀾迴盪，讀來琅琅上口。他考察西北民族關係，建議調整民族政策，指出在東亞國際爭端集於中國時，民族矛盾尤易予外國可乘之機。見沿途農村凋零，城市沒落，餓殍遍地，鴉片氾濫，他質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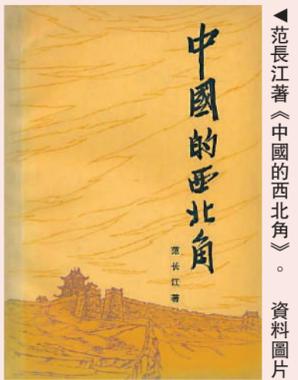
「誰實為之？孰令致之？」他是有情之人，卻點到為止：「生於亂離之世，不死於槍炮，亦喪於徭役，哀我農民，奈何無自救之方也。」其通訊於記述見聞之餘縱談歷史風俗，引用典章札記，考證地形水文，旁涉經濟民生，預測地區走勢，每篇都是情、景、史、論的高度綜合體。

蕭、范行程強悍，記錄翔實，思考深邃，文字精純，一如古希臘色諾芬的《遠征記》與古羅馬凱撒的《高盧戰記》，雖時過境遷卻歷久彌新。二十一世紀，報道和接收資訊的方式已迥異從前。在人人可記錄、發布的時代，媒體和記者的角色是什麼？媒體依然可以是舞台和火箭，有胡政之、張季鸞的識人之明、布局之策，給作者放手創造的機會與空間，更助他們飛躍到自己不曾想像的高度。作者仍應如趙望雲走進民間，如范長江深入一線（未必是荒野或戰場），長期關注某一領域，創作有才、有學、有情之作品。蕭乾晚年序重版《人生採訪》：「當記者不作與專找舒服地方，他什麼都得經歷一下……憎惡權貴，反對壓迫，尊崇理性，嚮往真理，為此……我的筆曾被奪走，我也曾被流放過——對我來說，那都是人生的採訪。」

范長江西北通訊之一《過大雪山》論浩江：「欲成大河者必長其源，欲成大事者必固其基。源愈長則此河愈有浩蕩奔騰之日，基愈固則人生事業愈不可限其將來。」大公報這條大河已奔騰一百二十年，誠願河水長流浩蕩，願作者固其根基，共創不可限量之未來。



◀蕭乾著《人生採訪》。 資料圖片



◀范長江著《中國的西北角》。 資料圖片

從孫興民說起

球，入球含金量比沙拿更重）。

老孫成為歷史上第一位勇奪英超神射手的亞洲人，肯定會載入史冊。他有今天的成就，其父親孫雄正功不可沒。作為足球教練的孫雄正，從孩子八歲起便安排他每天做六小時的基本功訓練，且要用左右腳練習射門五百次，持續七年，栽培兒子「左右開弓」的能力，孫爸爸可謂用心良苦。

內地有網民把孫興民及中國女足的成功（女足斬獲今年亞洲盃冠軍）跟國足的積弱作對比。其實輸贏的因素非常多，技術、運氣、心態、傷病、犯錯、對手、天氣都在其中。假如是因欠缺鬥志或心不在焉而輸球，那就該罵，但若球員們已拚到盡，付出了百分百努力，那輸球又怎樣？有哪支隊伍是不敗的？強如巴西也會輸球。要是技不如人，那就心服口服，沒什麼丟人的。為何國足比賽非要跟面子掛鈎不可？這不是客觀理

智地看待問題。誰說人口多、版圖大就能稱霸體壇？印度人口全球第二多，但「三大球」從來不見印度人的蹤影。澳洲、加拿大、俄羅斯的領土也很大，但它們從未躋身過世界盃三甲。比利時人口約一千萬，面積僅三萬餘平方公里，但人家足球世界排名是數一數二。可見體育成績跟面積、人口沒多大關係。誰表現得更好、發揮得更佳，誰就該勝出比賽，就是這麼簡單。

「愛之深，責之切」，批評是可以的，但批評和辱罵是兩回事，批評是針對表現，是言之有物、有的放矢。罵人很容易，可問題有解決嗎？口誅筆伐完了就會突飛猛進？

如果每次出場都要背負沉重的心理包袱，上球場生怕丟盡聲譽，表現自然患得患失、畏首畏尾、進退失據，哪能交出好表現？



自由談 周軒諾

長期以來，英超神射手都是被歐洲、美洲或非洲球星壟斷，但今屆英超比賽，神射手由亞洲足球員擔任，令人刮目相看。這位亞洲人叫孫興民，韓國人，現年三十歲，效力熱刺隊。相比起其同胞朴智星，孫興民在英超的表現更加如魚得水，其妙到毫巔的圓月彎刀射門尤其讓球迷拍案叫絕。在競技水平甚高的英超，「老孫」（孫興民呢稱）之前已屢次攻破曼城、利物浦、曼聯、阿仙奴這些豪強的大門。今年老孫狀態更上一層樓，終以二十三個入球與利物浦的沙拿並列神射手（沙拿二十三個入球中有五球來自十二碼，老孫則二十三顆進球全是「生球」，沒有十二碼入